诗意氤氲的《青色蒙古》

□高明霞

海伦纳的长篇小说《青色蒙古》用草原上“潮尔沁”的叙事思绪，为我们讲述了科尔沁草原上“潮尔沁”世家孟克巴图一家人的故事，草原近百年的历史沧桑、普通人的悲欢离合、金戈铁马的时代背景、蒙古民族心灵世界图景徐徐呈现，在深沉浪漫的诗画描述中，展现了草原上的人性之美、人情之美、情感之美与残酷历史条件下的悲剧命运。作为“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过程”之一，《青色蒙古》具有鲜明的草原文化特征，浓郁的草原叙事风格，史诗性故事建构的诗性美学意蕴深厚，是草原文学园地里一部很有代表意义的作品。

景外之致，晕染了《青色蒙古》的时序之变、时代更迭、人物情绪情感活动。静态景色描写，是《青色蒙古》环境氛围描写的重要方式，作者用诗歌化的优美语言描写草原，有夏季草原百花芬香、牛羊驼马悠然觅食、河流蜿蜒的美丽，有卷起黄沙、吹过广袤的旷野的春风，有静默雪原各种顽强生存的生灵，有秋季雄鹰搏击蓝天白云的金黄草原，还有日落月升、星月当空、清晨静谧、黄昏牧归、炊烟缭绕、琴声回旋等。作为小说的因素，这些自然景色描写是有叙事功能的，发挥着推进情节起承转合，铺叙事件发展、渲染人物心境的作用，通过景物之“静”，烘托时世变迁和人物命运的动荡，季节变化、景致变化都是人情绪情感活动的镜像，是人性的外化，使小说的叙述有了绘画的直觉和诗歌的韵致，化动为静，“一切景语皆情语”，铺设出一道人物命运的风景，是有深度的风景。这道风景与人物之间并非修辞意义上的比拟或象征，而是一种“异质同构”，即阿恩海姆文艺心理讲到的，事物外在形式与人的情感通过审美活动建立起来的内在对应。海伦纳在小说中的这一艺术表现方式，来自他早年草原生活的内心体验，深潜在草原人与大自然旷世生死相依的生命密码中。

虚实之韵，使小说《青色蒙古》宛若一曲悠长婉转的科尔沁叙事长歌，舒缓的叙事情境中回旋着忧伤的情致，对人物多舛命运的述说与浪漫情调的抒发共鸣，一部长篇的叙事结构就是一位“潮尔沁”老人用说唱方式在演绎自己族群的故事。

《青色蒙古》的情节有两条线索，一条是写实性的明线，即孟克巴图和他儿子纳钦两代人的故事，“人们传说，孟克巴图的祖先创造了蒙古草原上的第一把潮尔琴，随之也就诞生了他们这个潮尔沁世家”；另一条是若隐若现的辅线，即作为孟克巴图家族精神符码的民族史诗《呼和蒙古》，孟克巴图的父亲嘎拉僧“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智者，敬重地称这位潮尔大师为‘达尔罕·潮尔沁’”，在故事发展和人物命运的展现过程中《呼和蒙古》不是事件的焦点，对人物行为和处境似乎没有发挥实质作用。

《青色蒙古》与诸多草原小说一样，对于马的形象描写、人与马须臾不可分离关系的表现占了很大比重，这应该是草原文学的文化“图腾”。对于马形象的处理，海伦纳也设计了两种情境中的白马，一种是现实生活中孟克巴图家的白马群和纳钦心仪的小白马，是具象的马，与主人生死相依，纳钦生命危机时小白马救出了他，实写的小白马是纳钦生活的忠实伴侣和生命的守护者，它与纳钦的关系是草原人生活的主要内容和生活方式；另一种白马是传说的“神驹”，《呼和蒙古》中圣主的白骏马，是意象的马，它以神魔之力吸引着孟克巴图，让孟克巴图魂牵梦绕，生活在白马的幻象世界里，每在事件的关键时刻或人的命运发生转折之时，这匹神马如烟如雾飘然出现，带给人希望和力量。这匹虚拟状态的白马与孟克巴图之间形成了神秘的隐喻关系，孟克巴图“蒸发”般失踪很耐人寻味。

实写的故事事件和事物形象，是作者描摹的草原生活图景，虚设的隐线和意象，则是草原人的精神图像，象外之象的意蕴空间更丰厚广阔，需要用读者的想象和理解去充盈。如果用文学原型理论解读认识《青色蒙古》虚拟化叙事背后的内容，也许能走进一步。加拿大著名原型批评理论家诺斯洛普·弗莱指出：原型就是“典型的即反复出现”的意象。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古斯塔夫·荣格认为，原型意象是一个民族集体无意识普遍存在的各种确立性的形式，文学艺术之所以产生经久不衰的魅力，就在于它表现了集体无意识的原型，“原型的影响激动着我们（无论它采用直接经验的形式，还是通过所说的那个词得到表现），因为它唤起一种比我们自己的声音更强的声音。一个用原型意象说话的人，是在同时用千万人的声音说话。他吸引、压倒并且与此同时提升了他正在寻找表现的观念，使这些观念超出了偶然的暂时的意义，进入永恒的王国”。这种原型意象大量存在于我们的草原文学中，以表现英雄主义、自然崇拜、骏马精神、母亲情怀等母题时，衍生了许许多多具有浪漫主义特征的神化的意象。我想，《青色蒙古》细腻逼真的情境背后的意味更耐人寻味，海伦纳自觉不自觉地成为“潮尔沁”代言人，深情地回溯自己民族先人，他以寻觅者的姿态讲述，并以讴歌者浪漫的低吟把读者带进一个诗意迷蒙的王国，一种难以用感官捕捉、用语言表述的精神气息萦绕在字里行间。

哲思之境，将《青色蒙古》叙事的景外之致、虚实之韵推向了较高的美学层面。小说通过普通草原人的悲苦遭际折射出丰富的历史内涵，在个体爱情悲剧与民族命运兴衰之间建立起深层关系，从而建构出意味深长、哲思深沉的意境空间。《青色蒙古》不以故事情节的奇特和人物性格的独特而取胜，引发读者阅读期待的是故事深处隐约闪现的思想火花，是融解在情感话语中的哲理思辨。海伦纳说：蒙古族是英雄的民族，也是忧伤的民族，民族精神的底色在老百姓身上。选择普通人，通过底层人物形象表现民族的苦难命运，是海伦纳创作的初衷，他认为这样的文学形象更贴近民族性格本质特征。《青色蒙古》所构筑的意境空间是他反思自己民族历史的一种表达。蒙古族在铁血战争的磨砺中成熟壮大，英雄主义是蒙古族的精神品格，但不意味着蒙古族的精神世界里只有英雄主义，更不意味着穷兵黩武。热爱和平、敬畏生命、慈爱悲悯、包容豁达、隐忍顽强等都是蒙古族固有的心理素质，《青色蒙古》中的主要人物都是这种民族品性的典型形象，特别是一组女性人物：曼德日娃、朵兰、索伦高娃、乌云珊丹、乌尤黛……都是美丽善良、宽容仁爱、勤劳坚韧优秀品质的化身，她们在不同的境遇中显现出蒙古族女性共同的性格特征。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形象，个性特征比较突出，如孟克巴图执著、纳钦机敏、朝伦巴根忠厚、苏和乐观、小喇嘛扎木苏聪颖……但他们都有着包容豁达、坚韧不拔、关爱生命、守望幸福的品格和情操。小说中各种人物共同诠释了蒙古族的共性。在故事发展过程中，作者把他们一次次推入命运的深渊，结尾时纳钦经历九死一生就要看到希望的曙光时，又以不可挽救的悲剧告终。草原上的人们在一次次的天灾面前经过顽强的抗争，经受住了雪灾春旱的考验，但在无休止的战争中，却无法摆脱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的命运，善良悲悯抗拒不了战争的残酷。战争与和平、勇敢与仁爱、苦难与幸福，是人类历史的循环往复的悖论组合，哲学家、美学家、文学家用各种方式探索着世界的奥秘。海伦纳的小说《青色蒙古》虽然没有直接切入这样的哲学之问，但留给了读者这方面的遐想空间。

仅就《青色蒙古》中的情爱描写而言，所体现的深意就很值得读者玩味和思考。作品中这方面的文字占有不小的篇幅，有夫妻之爱，也有情人之爱，都是十分纯洁真挚的情感。令人惊叹的是作者唯美的描述，像一首首赞美诗讴歌来自生命本能的欢愉，赞颂艰苦生活中人最基本的幸福与快乐，表现与自然相契合的蓬勃生命力。与唯美浪漫相对应的残酷的战争带给人们的苦难、死亡和残缺成了这美好情境的结果。除了战争的苦难，还有宗教对人性的扭曲，仁钦喇嘛和乌云珊丹真情相爱，多少年“他们在快乐中送走了黑夜”，但仁钦必须屈服教义束缚，带给了乌云珊丹慰藉也不断地增加了她内心的苦痛。从小当了喇嘛的扎木苏，面对爱恋他的姑娘莎茹拉时，他丧失的不止是爱的权利，似乎也丧失了爱的能力。人美好的爱情被毁灭，纯情的爱欲被摧残，人性被扭曲，这是小说最忧伤的悲剧旨意，它潜藏在诗意化的叙事情境深处。

喊 工

□刘仁前

天刚麻花亮，阿根伙的叫喊声便在龙巷上空响起：

各家各户起床啰——起床烧早饭噢——

所谓“未见其人，先闻其声”，用在阿根伙身上则是“未见其人，先闻其喊”。细个子的阿根伙，嗓音甚是洪亮，极易让人想起夏日枝头的鸣蝉。说来奇怪，蝉儿那短小的身体，发出的声音真是响亮。眼下，刚开春，离听蝉鸣尚早。

香河，地处里下河苏北平原，四季分明，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不一样。这早春时节，柳吐嫩绿，桃发新蕊，香河水流泛亮，村舍裹在薄纱般的春色里，淡成一幅江南水墨。此时，行走在苏北平原上，可谓一麦碧千里。放眼望去，到处都是碧绿的麦田，在春风里高低起伏着，碧波荡漾着，让人有如置身于浪涛翻滚的大海。

香河一带则稍有不同。此时的田野上，除了大片的绿，还有大片的黄。大片的绿，是碧绿的麦田；大片的黄，则是黄灿灿的油菜花，摇曳在春风里，甚是妖娆。不是说，这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吗？复苏的岂止是“物”，还有“人”。被春色包裹着的香河的男男女女，亦随着春天的脚步，从隆冬里苏醒过来。

各家各户起床啰——起床烧早饭噢——

随着阿根伙的叫喊，男人们这才窸窸窣窣地离开自己婆娘的热被头。这一夜中，搂在怀里的，果真都是自己的婆娘吗？未必。

香河的一天，从喊工开始。

各家各户起床啰——起床烧早饭噢——

不用怀疑自己的耳朵，更不用对喊人起床、喊人起床烧早饭这样的事情感到奇怪。的确是有人在喊村民们起床，的确是有人在喊村民们起床烧早饭。这，应属“大集体”年代之独创。

过不了多会子，各家各户的门，鸣着鸟语，吱吱呀呀地打开。阿根伙便忙着与“烂熟藕”一般熟识的村民们点头，打招呼，派工。他这时段的工作不再是“喊”，区别不同情形，有的需“登堂入室”，跟一家之主交代几句。也有的“登堂入室”之后，没了下文。

此时的巷子上，便有虚掩着怀，蓬松着发髻，挟着淘米箩，捏着牙刷、毛巾的大姑娘、小媳妇，三三两两往水桩码头去。

阿根伙见着，眼馋，手痒。眼馋，便肆无忌惮往女人脖颈子里钻。手痒，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在这个胸脯上抓一把，在那个脸蛋上捏一下。被追打，被唾骂，是他极乐意得到的回报。

垂柳掩映着的水桩码头上，那些女人，淘了米，漱了嘴，洗了脸，说了一会子家长里短的闲话，之后鸟雀一般叽叽喳喳地散开。

很快，各家各户的烟囱里，炊烟袅袅；家前屋后，鸡鸣犬吠。沉寂了一夜的村庄，愈发热闹起来。

叫人家起床，叫人家起床烧早饭，有个正正规规的名称：喊工。

喊工颇辛苦，得早起。一年四季，春秋天，气候宜人，早起就早起，尚不费难。寒冬腊月，炎炎夏日，气候不如春秋季温驯，鹅毛大雪说来就来，刮风下雨，亦无定时。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下喊工，显然是要吃点辛苦的。

间或，也会有费口舌的事情发生。一般寻常人家，起床，烧早饭，吃早饭，按时上工，没问题。家中若有没断奶的婴儿，喂奶，则是年轻母亲上工前必须做的，自然会耽搁工夫。家中有新人的，那新婚的小两口，正是恋床的阶段，不被催得“屎急扒塘”，舍不得起床。想要小两口按时出门，难。

喊人起床，喊人起床烧早饭，只是喊工之前奏。隔不了多会子，阿根伙的喊叫声便会再次在村头巷口响起来，只是喊的内容变了。听——

上工啰——各家各户快上工啰——

从喊人起床到催人上工，中间隔多长时间？一顿早饭的工夫。

喊村民们“上工”，才是喊工目的之所在。这样的工作是有专人负责的，不是哪个想喊就能喊的。喊工，是村级权力运行体系中的重要一环，是乡村基层权力运行的一种象征。与派工、计工，共同构成一个完备的整体。

生产队长便是这一权力运行链条中的执行官。称生产队长为“执行官”，似有“五八”语风。照中国吏制，“七品”才有“芝麻官”之称谓。这农村大队中的生产队长，似只能称“芝麻粉”。然，县官不如现管。“芝麻粉”阿根伙们，还真是一朝权在手，便把令来行。在这看似辛苦的喊工上，慢慢生出些甜头来，甚至是意想不到的甜头。

细个子阿根伙，脚头快，在村里是出了名的。

他的管辖区为龙巷东头的一队，即：第一生产队。香河大队，共七个生产队，自然有七个生产队长。每个生产队长，只管自己生产队的几十户百十口子人。

阿根伙获得“芝麻粉”称谓时间不长，之前一队被称之为“芝麻粉”的，叫祥大少。那时的阿根伙，只是个“助喊”。真正行使“喊工”责权的，是一队之长祥大少。

祥大少喊工的做派，与阿根伙完全两样。身高马大的祥大少，有一副大脚板，早更头走在空荡荡的龙巷上，啪哒啪哒，空声响，不知情的，还以为村子里进了怪兽，有点儿吓人。好在，紧跟着啪哒啪哒的脚步声，祥大少的喊声便响起来了——

各家各户起床啰——起床烧早饭噢——

虽然祥大少喊的，与阿根伙喊的，字面上并无差异。但听起来相差就大了。前面介绍了，阿根伙的嗓子洪亮，准确点儿讲，“洪亮”一词用在阿根伙身上，不是并联，是偏正，主要是“亮”。这跟他能唱一口好听的小淮调不无关系。

不止于此，他能在那帮女人面前肆无忌惮地“眼馋”“手痒”，跟他能唱一口好听的小淮调亦不无关系。阿根伙的小淮调从哪儿学会的？没人去细究过。好在阿根伙不拿大，对妇女们可谓是有求必应。每回，他几乎都是从具有红色基因的“贫农、下中农”开唱，引出“带彩”的小僧尼之后，让自己的小淮调达到高潮。

（摘自《香河纪事》，刘仁前著，作家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）

卡达菲魔箱

□陈　九

写这件事是想登一条寻人启事：潘兴，男，中等身材，前纽约长岛苏福克大学博士候选人，有要事相告。请知情者尽快通知我，酬金从厚，细节如下。

最初认识潘兴是那次把钥匙锁屋里了，不光门钥匙，连车钥匙一块儿，通通锁屋里了，而且是刚关门就想起来，咣！哎哟喂，钥匙锁屋里了，我钥匙！别提多窝囊了。没辙呀，气得我这通死踹，把门震得哐哐响，满楼道地震赛的。边踹我还边琢磨，珍妮佛休假明天才回，要她在就好了！珍妮佛是我们系实验室辅导老师，永远一身牛仔裤运动鞋，正儿八经的美国白妞儿女汉子，天下没她不会的事儿，特别是开锁，甭管门锁还是车锁，只要珍妮佛到场，嘁里咔嚓，稳拿。你说这不倒霉催的嘛，偏赶她不在我把钥匙锁屋里，看来非得翻晾台了，客厅的玻璃拉门应该没锁死。我正磨叽呢，只见一男同胞横空出世呈现在我眼前，他中等个儿，不胖不瘦，关键是身着中山装上衣，注意，不是西装不是夹克，是中山装，四个贴口袋儿外加直立翻领儿，洗得还有点儿褪色，像个上世纪60年代小知识分子，恍若隔世戳在我面前。心说这可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地面儿，长岛苏福克大学，20世纪80年代末，怎么中山装都出来了？我正一头雾水没缓过闷儿来，“中山装”开了口：

钥匙锁里了？

啊。

踹门管蛋用啊？

依着您呢？

开呀，依着谁也得开门哪！

多新鲜哪，能开我还……

起开，你起开。

说着他把我拨拉开，赶巧有个女生打此路过，他找人家借了个头发卡子，就最原始那种，铁丝打个弯儿，像篆体的人字，哎，对对，就这个。他背对着我，也不知怎么鼓捣的，就十几秒，不对，10秒，5秒，反正刚一碰门就开了。我嗷一声叫起来，哎哟，简直太神奇了你，比珍妮佛都牛！珍妮佛？哦，是我们系一助教，也会开锁。说着赶紧将“中山装”让进屋，我叫胖子，您进来坐会儿？他却摆摆手说，不价了，门开了就得，回见您哪。就在他转身欲行之际，我阴错阳差冒出一句，哎，我有龙虾，请您吃龙虾吧？他听罢一顿，您，真有龙虾？您看，这能有假，个个儿活！您有几只？什么叫几只啊，想吃几只有几只，这么跟您说吧，瞧见那个大冰箱了吗？啊。您自己打开瞅瞅。“中山装”二话不说一把将冰箱门拉开，龙虾因塞得过满哗啦撒一地，到处爬。这回轮到我让他开眼了，他兴奋得直叫，哇，是真龙虾哎。废话，可不真龙虾吗，说螃蟹我得干哪。

是这么回事，我当时勤工俭学，跟个叫老史的老外船长天天出海捕龙虾。凡缺胳膊少腿或卖剩下的，老史就让我带回家。我哪吃得了这么些啊，久而久之早腻了，你扫听扫听苏福克大学中国留学生尤其女的，谁没吃过我的龙虾，谁不知道我胖子的大名！“中山装”听罢点头一笑，竟坐下跟我聊起来。他自我介绍说他叫潘兴。“潘兴”？潘兴式导弹的潘兴？没错，就这俩字。嘿，那我还叫“飞毛腿”呢，当年冷战时期美国潘兴式导弹不正对苏联的飞毛腿吗，咱俩不搭不配正好一对儿。

谁想到不聊则已，一聊真投缘。潘兴不仅跟我一样是北京人不说，愣还住在中关村11楼，跟我住的人民大学一街之隔，正经街坊。他在苏福克大学读机械学博士学位，我读环境工程，同属工程学院，不缘分吗？可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啊，潘兴？他说他刚从法国转学过来没几天。嚯，还法兰西，我说呢，以后想吃龙虾奔我这儿，管你够，不过你打哪学的这手绝活，太牛了，跟我们系珍妮佛好有一拼。这么说还是个女的？没错，一美国大妞儿，金发碧眼人高马大，哪儿都大，整个一浑不吝的主儿。她也会开锁？对，能开很多锁，那天我把车钥匙锁车里，珍妮佛用个铁片哗就打开了，一秒钟。铁片，长条那种？没错，长条铁片，你行啊潘兴，行家呀，你说你有这两下子还读个屁博士呀，咱俩直奔花旗银行金库不齐了？潘兴呵呵笑起来，他身上的中山装让我有挥之不去的疑惑。

你这身儿，怎么意思？

什么怎么意思？

当他意识到我在说他的衣服，反问道，你不觉得这是最有范儿的服装吗？觉得，我当年也这么穿，可现在我敢说，不讲全美国全纽约，就咱苏福克大学，你这身肯定蝎子屎——独一份儿。那又怎样，我感觉好就行了，衣服又不是穿给别人的。这倒也对，你这款配上三接头儿皮鞋，知道我想起谁了？谁啊？陈景润，那个“一加一不等于二”的数学家。你说他呀，就住我家对门儿，你认识他？好嘛，说着说着都对门儿了，世界真是不大。我连忙跟潘兴解释，我哪认识他呀，他又打不开我的锁，我认识你不比认识他强，咱别光聊天了，你就兹当再帮我一忙，这些龙虾你敞开吃。那，我可就不客气啦？绝对！我们哥儿俩是龙虾加小二，二两装的小瓶二锅头，吃得是落花流水浑然天成。

酒过八巡，潘兴的话已经很多了。他生在天津，不到一岁随父母搬到中关村科学院宿舍，从此在这儿长大。我连忙打断他，缘分哪，我也生在天津，三个月跟我妈到北京再没离开，不过我姥姥还在天津，每年暑假都回去看老太太。什么，我姥姥也在天津，长沙道27号，就民园体育场对过儿。真的呀，可你这开锁的本事怎么学的？咳，潘兴一声轻叹，6岁那年有一天在外面疯玩弄丢了大门钥匙，怕我爸揍我，被逼无奈凭记忆用竹子做了把钥匙，嘎嘣一下愣把门打开了。什么，用竹子，那时大门钥匙不都铜制罗马式，一根圆柱前边有个棱子，上面带豁口？没错就这种，你们人大宿舍也那样？没错，后来呢？后来就刹不住车了，见锁就开，如履平地，甭管是拨簧的弹子的，对数的双开的，还有一种鸳鸯锁，两把钥匙同时开，只要落我手里，两秒钟一准拿下。

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什么，忙打断他，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件事，当年科学院“丢档案”事件听说是个中学生跟同学打赌干的，连英式保险柜都给打开了，有这事吗？潘兴眼睛一亮，这事儿你都知道？多新鲜哪，我们人大附中还传达了呢，莫非是你小子？哈哈哈哈，朝这看，英国毕索式，朝这看胖子！潘兴笑得前仰后合。不对吧，不说那小子后来进去了吗，好像什么盗窃罪？话音没落我就后悔了，瞧你丫这张臭嘴，纯属找抽型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没想到此言一出，潘兴脸色骤变，他激动得颤抖起来，厉声对我嚷道，我潘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，除了开锁我从不行窃！言罢唰地起身而去头也不回。只剩下半截儿龙虾半杯小二在桌上发呆，折射着他刚才的畅笑。我靠，牛人就是任性耶。

人们都说北京爷们儿局气敞亮，但也有致命弱点，胡吹乱侃，到处抖机灵。第二天一到学校，正好上珍妮佛的实验课。我发现大都市出来的都特能忽悠，天下没他们不知道的事儿，这个珍妮佛也大大咧咧口无遮拦。刚见面我就迫不及待把昨天遇到潘兴显摆给珍妮佛听：正当紧要关节之际，突见旁边闪出一人。谁呀？只见他赤眉红发，脚蹬一双风火轮呼呼作响，对我问道，你的，什么的干活？我？我的，钥匙锁屋里的干活。听到这儿珍妮佛不屑一顾，少来了胖子同志，你在演脱口秀吗，哪有赤眉红发的人？没有吗，你太孤陋寡闻了珍妮佛同志，古代的神仙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，不知道吗？那你这个潘什么兴也下过五洋捉鳖呀，吹吧你！嘿，还别抬杠珍妮佛，人家潘兴可是号子里出来的。什么是号子？不懂了吧，号子就是监狱！你说他进过监狱？珍妮佛惊讶得睁大眼睛。进过监狱怎么了，这还不算下五洋捉鳖吗，监狱就是地狱，有几个能活着出来的？珍妮佛一听愣住了。我接着刚才的往下捋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赤眉红发轻轻将我拨至一侧，大吼一声“疾！”你猜怎么着珍妮佛同志？怎么着？门，它开了。

胡扯，你肯定胡扯。

信不信由你。

你说他把锁打开了？

而且不用钥匙。

不信，我绝对不信。

正赶上下课。实验课辅导老师不算教师，也无须高学历，跟学生关系比较随便。珍妮佛虽说是未婚女性，我俩聊天儿完全像哥们儿一样，甭管说什么都无所顾忌。有件事我都不好意思提，那天聊起来来美经历，我小声嘟囔了一句，来美两年什么都见过，就没见过脱衣舞。其实我是开个玩笑，随便一说。嘿，万没想到，当晚珍妮佛把电话打到我宿舍，胖子你出来。出来，这大半夜的？废话，别想歪了，我在你门口车里等着呢。她也不说这是奔哪儿，干吗去，左摇右转拐进一家小门脸儿。好嘛，一进门我就蒙了：白花花闪动的可都是大胸脯子！我靠，长这么大咱顶多见过个把，这么多凑一块儿还真头一回。我刚要捂眼，珍妮佛揶揄道，装什么呀你，合理合法怕个屁啊？哦，合着这事不违法？废话，违法能开店吗，只要不摸不碰，当然，她让你摸除外，就这么干看违什么法？不用另打钱吗？不用，叫杯啤酒，想给小费凑近点儿，不想给坐远点儿，你一坐人家就懂了，不会为难你。瞧把你吓的，你不说法国女人都睡过吗？就这句把我噎住了，脸臊得通红，我那是瞎吹，一个穷学生又是捕龙虾的，哪儿睡法国女人去呀，我倒想呢。

（摘自《卡达菲魔箱》，陈九著，作家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）